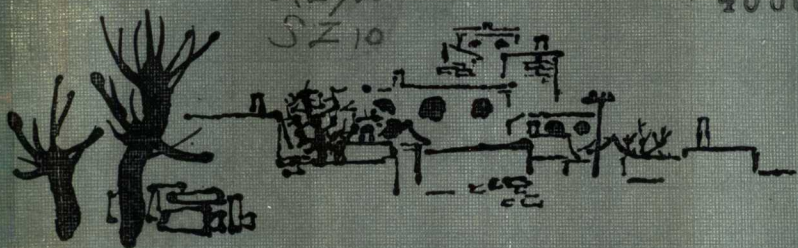


X272

SZ10

406090



44.572

士 增 著

不平静的河流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406090

X272
SZ 10

不平静的河流

士增著



C0385132

44.572

SZ 10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不平静的河流

士 增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69,000

1984 年 7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8,000

统一书号: 10094,533 定价: 1.00 元

目 次

放 逐	(1)
包 袱	(12)
啊呀！这老汉	(25)
在 人 间	(37)
山路弯弯	(53)
困 厄	(64)
碰 壁	(72)
同 志	(84)
一场斗争	(93)
李 大 龙	(107)
小 河 湾	(119)
一 斤 麦	(128)
夜宿古城	(138)
犯错误的好人	(146)
赔 礼	(154)
遭 灾	(160)
坐小车的客人	(170)
典 型	(180)
赵青山说媒	(190)

放 逐

一九六九年十二月，正是数九寒天的季节，强大的西北利亚寒流越过国界，越过戈壁沙漠袭击着古城，凛冽的西北风刮了三天三夜，古城的天空被灰蒙蒙的尘埃所笼罩，太阳若隐若现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进入了第三阶段——“斗批改”阶段。人们冒着严寒走上街头敲锣打鼓、游行、呼口号、放鞭炮，热烈欢呼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……”最新指示的发表。红彤彤的决心书一霎时盖住了不久前贴在墙上的批判“走资派”罪行的大字报，都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但谁该享受那“极好的机会”？还得经新生的红色政权——革命委员会的批准审定。除了“最革命”者外，“走资派”、“保守派”、“臭老九”……都在下放之列。

连日来下放人员忙碌地变卖着笨重的家什，准备上山下乡。古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寄售店里堆满了笨重的木器家具，缝纫机、自行车、钢丝床……天气虽然寒冷，古城大街上的人比往日更加拥挤，人人都是匆匆忙忙的。打了几年的派仗，暂时偃旗息鼓。

赵青山和前来帮忙的邻居们把木箱、皮箱、柳条箱、纸箱等一件件从屋里搬出来装上了车。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。

床板、椅子都是公家的，都得留下来交还机关。书柜、写字台早被造反派抄家时搬走放在自己的屋里，当碗橱用了。他心爱的书几年来一直靠墙角堆放在地上。一些贵重的书在被抄家时让人顺水摸鱼地拿走了。出了“牛棚”之后，他从废品收购站买回十多个纸箱，才把书重新包装起来。

赵青山不象某些刚出“牛棚”的人那样灰溜溜的，畏畏缩缩惶惑不定的样子。他虽年已过半百，坐了三年“牛棚”，挨了三年批斗，却不畏缩、不自卑；虽失掉了官职，不灰心，不丧气。他敦敦实实的个子，方方的脸庞，浓浓的眉毛，眼睛不大，却深邃而炯炯有光。他出“牛棚”没有几天，现在收拾行装要到黄土高原无定河畔去安家落户为民去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该领略的滋味都领略过了，三年的揭批查罗织了许多罪名，最后还是做不出结论。政治问题挂起来了，挂就挂起来吧，到农村去劳动总比住“牛棚”好些，历次政治运动的后期都有一个甄别阶段，他相信党不会委屈自己的儿女，最后会实事求是的把问题弄清楚。到山区去劳动，去吃苦，他不胆怯，那是他曾经经历过的生活，在艰苦中自有艰苦的乐趣，只要能 and 人民群众在一起，就不会感到孤寂。

汽车载着一家老少离开家门开进了机关大院，在这里要举行送别仪式。院内已停下了四五辆卡车，车上坐满了下放干部，一个个胸前都戴了一朵大红花。他们的亲人泪水汪汪地赶来送别。他们大都是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，那时还是一批活蹦乱跳的青年，对革命有一种狂热的感情，现在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了，是一批比较成熟的干部。运动中一直是造反派的对立面，因此，今天也落得下放的命运。下放就下

放，经历经历艰苦的生活，多了解了解社会，也有好处的。只有王杰特殊，他傲然地立在车上，赏给他的那朵大红花不在意地拿在手中玩弄着。他没有什么忧愁，嘴角挂着一种冷冷的、轻蔑的微笑，谁也猜不透他心中想些什么。他出身好，历史清白，工作积极，又是个一般干部，天不怕，地不怕。造反派费尽了心机也没有揪住他的小辫子。这次下放，他们企图暗中给他一个惩罚，把他全家下放到山区去吃苦头。他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老婆是工人，毛主席没有说过要把工人阶级也下放到农村去！”把他们顶了回去。他单枪匹马准备去经受一切考验。

他们给赵青山也戴了一朵红花。昨天胸前挂的是黑牌子，今天却挂上了红花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老伴高兰英穿着一件臃肿的羊皮大衣，坐在车厢的行李卷上（那羊皮大衣是赵青山在战争中穿过的，进城后压在箱底一直再未用过。），胸前也挂了一朵光荣花，两手抱在胸前，低垂着头，愁绪满怀。她有高血压病，昨天背着赵青山到工宣队那里求情，要求迟下放两月，她担心自己病弱的身体在这数九寒天经受不住那长途旅行。工宣队师傅态度很好，给她解释了工作中的许多困难，说目前战备工作紧张，下放工作年前一定要结束。意思还是要她同丈夫一块下。赵青山知道后批评了她，说：“你总是这么脆弱，锻炼锻炼对你有好处嘛。咱不留尾巴，不给组织增加麻烦，有困难自己克服。战争中挂了花还得行军。那时候的女同志哪个不是背着背包行军，现在有汽车坐够好了。”

高兰英没有经过战争，也没有在农村生活过。古城解放后她向往革命，由一个小学教师报考到人民大学，在人民大

学学习了三个月的革命理论就分配了工作。她出于对年轻的革命老干部的崇敬，和赵青山结了婚。她身体纤弱，结婚后连着生了四个孩子，后来经常闹病请假。赵青山觉得自己是个领导干部，自己的妻子经常闹病请假不工作，会给群众造成不好的影响，就劝说她辞职当了家属。高兰英平日里听到丈夫和同志们谈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战斗生活，也激动、兴奋，并向往过那种革命生活。现在要她到那里去安家落户，她又忧虑这，忧虑那，怕爬山，怕吃小米饭，怕……，她不知自己这多病的身体到那艰苦的山区能不能熬得下来。儿子安安和女儿军军还没念完小学，不知什么叫忧愁，听说要到爸爸当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去落户，倒特别高兴，跳上跳下地爬汽车玩。

从大院内到机关大门外，新生革命委员会的在职干部们左右排列了两行欢送的队形。除了那位“三结合”的领导干部外，其他都是清一色的火炬造反司令部的人马。今天个个脸上都有了一点友好的色彩，他们喊了三年“踢开绊脚石，彻底闹革命！”的口号，今天实现了。心满意足了。站在前面的名叫汪荣，是结合干部，紧挨他站着的就是那位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头头马司令。他有三十多岁，身体清瘦，小白脸，戴一副金丝近视眼镜，看人时总是把一双小眼睛眯成一条线，露出一副笑脸，但却使人感到那眯笑中隐藏着什么捉摸不透的东西。

汽车发动机隆隆地响了，车开动了，一阵喧天的锣鼓声、鞭炮声把下放干部和赵青山一家人欢送出了机关大院。

汽车出了古城，疾驰在工厂区的大道上。

一九四九年赵青山背着背包经过这里进入古城时，这里

还是一片农田土路。那时他背着背包，打着裹腿，赤脚穿着一双牛鼻布鞋，脸上挂着汗珠，阔步进了古城。二十年来他每经过这里一次，就发现一次新的变化。坎坷不平的土路变成了笔直、宽阔的柏油大道；农田上竖起了一幢幢楼房、厂房和高大的烟筒。烟筒冒出浓浓的黑烟，象巨龙似地在天空舞动。厂房内传出了隆隆的机器声，柏油大道上奔驰着解放牌汽车。他看到这日新月异的新气象心中非常激动，他爱把这欣欣向荣的景象和革命联系起来，和党、和领袖、和千千万万革命烈士联系起来向人们讲述。现在马路两旁的砖墙上，厂房楼房的壁上，用白灰、墨汁写满了歪歪扭扭不成字体的标语。语言的污秽到了不可启齿的程度。一个个高大的烟筒象沉睡了，静静地竖在那里。厂房、学校、工人宿舍楼，所有的玻璃窗户都被人们砸坏了，豁豁牙牙地大张着口。一些墙壁上还残存着大字报的纸絮，武斗时留在墙上的弹孔。工人生活区的马路上堆满了垃圾。一切都象经过一场战争的浩劫。赵青山坐在车上看到这种景象止不住心头发酸，想不到自己坐了三年“牛棚”，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兴工业区怎会破败成这个样子？

走出工业区，一片广阔的平原展现在眼前，顿觉眼睛豁亮，天地无边。赵青山激动地从车厢中立起来，虽然天气寒冷，他还是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周身顿觉清爽了许多。田野上的树木都落了叶，只剩下赤条条的枝杈，是灰色的。冬眠的麦田上落着一层寒霜。只有农民门前的柴草垛、吊在树杈上的金黄玉米棒子、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的红辣角给这冬天的原野增添了几分色彩。赵青山在这平原上搞过土改，搞过合作化，整夜整夜和穷苦人坐在草棚屋的土炕上谈

现实、谈形势、讲远景，一点一点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。他吃过乡亲们擀的细面条，烙的大锅饼。他还在这里搞过试验田，和农民同享丰产的喜悦。这都是往事。二十年落了一身罪名，现在要与过去、城市、平原告别了，要回到山区去了。

虽有木箱、书籍在车厢前挡着迎面寒风，但奔驰的汽车冲击起滚滚的寒流，从四面八方方向车厢袭来，身子象跌进了冰窖，心都紧缩了。老伴穿着羊皮大衣好一点，孩子们抱着双臂、缩着脖子冻得嗦嗦发抖。赵青山打开捆绑好的行装，给每人身上裹了一条棉被，一家人挤作一团。

汽车进入了山区。道路曲折了，村庄稀少了，天气更加寒冷了。山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，山下的河道结了冰，象一条白色的飘带在山脚下飘拂着。汽车跑得慢了，一会上坡，一会下坡，一会又在山腰中绕着。什么地方传来野鸡的“呱呱”叫声，汽车突然停在山腰中，驾驶室跳出来两个人，一个是穿着工人服的司机，一个穿着没有领章和帽徽的军装，看来象个转业军人。一个拿着双筒猎枪，一个拿着小口径步枪，匆匆向山岭那个方向跑去。赵青山看到司机提着的双筒猎枪就想起自己的那枝猎枪来。他喜欢玩枪，战争时候他有一个小手枪，进城后上交了，买了一枝双筒猎枪，下乡时总爱带着它刁空打打猎。抄家时让造反派抄走了，现在不知落在何人手里。他想，那司机手中的猎枪，说不定也是从哪个“走资派”家中抄来的。

安安问：

“爸爸，他们拿着枪干啥去了？”

“打野鸡。”

“爸爸，无定河边有野鸡吗？”

“那里没有野鸡，有一种山鸡，灰色的，羽毛没有野鸡美丽。有山鸽、有鸽子……”

“咱们到了那里也可以打猎了。”

军军说：“打枪会把人打死的，我喂母鸡下蛋给妈妈吃。”

安安说：“喂鸡有啥意思，要喂就喂只羊，在山里一边打猎，一边给羊割草，多有意思。爸爸你说是不是？”

赵青山爱抚着孩子们的头笑着说：

“好呀，爸爸给你们买鸡，给你们买羊，今后你们好好同农民的小朋友们一块玩，一块劳动。”

一会，司机们提着枪空手回来了。他们什么也没有捞到，两个人互相埋怨着，一个怪一个先开了枪，一个说一个的枪法差劲，两人嘀咕着钻进了司机楼。汽车又开始在山野中行进。没跑了一段，汽车又停下来了。一看，右边的山洼洼里有一群野鸡正在雪地里觅食。车门开了，跳出来的还是那两个人。他们提着枪，猫着腰向山洼里跑去。一声枪响，惊飞起的野鸡呱呱叫着向山上飞去。两人没有松劲，紧紧向山上追去。一会，转过山头看不见了。

皑皑白雪覆盖着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太阳照在雪山上反射出的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凛冽的寒风卷着雪粉在山坡上、公路上旋转着。赵青山一家人坐在敞篷车上，在冰天雪地的山野公路上挨着冻。送他们的工宣队张师傅蜷缩在司机楼中一声不吭。高兰英忧心地說：

“今天怕赶不到站啦。”

安安和军军在车上冻得浑身打颤，牙齿相碰发出了响

声。赵青山让他们下车跺跺脚。军军喊叫脚动不了，安安也说他站不起来。他们的小腿小脚冻麻木了。赵青山给孩子们按摩着小腿小脚，扶两人下了车。让老伴吃了一片药，又给她身上加了一条被子。自己下了车也在公路上跺脚取暖。

等呵，等呵，等了半天还不见司机回来。赵青山走到司机楼前对坐在里面的工宣队张师傅说：

“张师傅，你对他们讲一声，工作时间打猎玩不好，这样开车几时能到站？”

“得罪不得，由着他们的性开吧，惹恼了他们把你撂在荒野里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哪！更够咱受的。”

“革命工作还能这样搞吗？”

“造反派的脾气你还不知道？谁听谁的？”

赵青山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耐着性子等吧。

一个多小时后司机回来了。这次他们有所收获，那个穿军装的手中提着一只羽毛美丽的野鸡，兴致很浓地说笑着，夸自己的枪法。那个穿工人服的司机不服地说下次看他的。

他们就这样走走停停，一天的路程跑了两天才赶到红安市。晚上大家都歇在汽车站旁的旅店里。赵青山一家在车站食堂买的吃了一点面食，回到房间正准备休息时，工宣队张师傅敲门进来，哭丧着脸说：

“司机捣蛋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赵青山有点吃惊。

“明天不能走，汽车坏啦。”

“什么地方坏啦？让修一修嘛。”

“咱不懂，司机说坏啦。他们说要送大修厂修理，不得半月至少得十天。”

“我们一块去谈。怎么搞的，新‘解放’嘛，一路上我听那声音很好嘛，怎么能坏了。”

赵青山去找司机谈，司机根本不接茬，急坏了工宣队张师傅。他给那司机说好话，递香烟，香烟是可以吸的，但汽车是开不动的。张师傅束手无策，哭丧着脸，发愁地嘟哝着说他是车工，是和钢铁打交道的，他根本不是搞这种工作的人。当初抽他参加工宣队他就不情愿，现在人地两生，叫他怎么办呢？赵青山安慰他不要着急，说自己在红安市还认识一些人，不可能个个都罢官，让他试试看。张师傅听了，才放心了。

赵青山在红安市找到了一个熟人，在红安运输公司活动了一辆车，答应明天送他们到无定河边的红石县。

第二天早晨，赵青山一家和张师傅一块把解放车上的行装卸下来，装在红安运输公司的汽车上时，那辆“解放”车的发动机响了一阵之后，“呼”一声，开出了车站。工宣队张师傅醒悟地喊道：“骗局！车没有坏。”是的，他们开着新“解放”车到老山林打野羊去了。

大家叹息了一阵，坐着红安运输公司的卡车向北赶路。越向北越荒凉，越向北越寒冷。汽车把一个个光山秃岭甩在车后，迎面来的还是光山秃岭。高兰英忧愁地一声不吭，她猜不透这车要把她载到一个什么地方去。军军和安安问爸爸山上为什么不长草、不长树。爸爸给他们解释着。天近黄昏，汽车在山道上奔驰的时候，嘎然一声，来了个急刹车。高兰英的头碰在了车厢上，一家人都倒在车厢里。司机从驾驶室伸出脑袋骂道：

“赶霜降吗！”

一看，车头前立着三个女孩子。她们都穿着有补钉的红卫服，肩上挂着绣有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字样的、褪了色的草绿色挂包。一身尘土，一身疲困，苦苦哀告道：

“好司机叔叔，把我们捎上吧。”

“这是专车，不载客。让开，让开！”司机使劲地按着喇叭。

“好叔叔，我们赶了一天的路，脚上打起了泡，实在走不动了。行行好吧，把我们带一站吧。”两个姑娘怕汽车跑了，立在公路当中拦着车，一个姑娘站在驾驶室前哀告着。

“给你们讲了，不载客，不载客。快让路！”

姑娘们站在路当中不动，求情、说好话。司机不耐烦了，生气地跳出驾驶室，强行把立在路当中的两个姑娘拉开。三个姑娘看着没有搭车的希望，一个个哭了起来。

赵青山从车上跳下来，一打问，才知道她们是北京知青，到老区来插队劳动锻炼的，现在要回北京过年，在小站等了三天搭不上公共汽车，一气之下决定步行赶路。她们已经跑了一天的路程，满身尘土，脸色灰暗，嘴唇干裂，又饥又渴，看看天色已晚，才不得不拦车求情。赵青山听了走到司机面前很和蔼地说：

“把这几个姑娘带上吧。你看，一个个跑得脚疼腿拐的，天黑了让她们到哪里去歇宿呢？都是姑娘娃，半夜三更在这荒山野岭会发生问题的。”

工宣队张师傅看到几个丧魂落魄的姑娘，心中怪觉可怜。他的一个姑娘娃也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，看到这些姑娘的遭遇，不由想起自己的姑娘来，也帮着赵青山向司机说情。

“你们看能坐下吗？”司机沉吟了一阵后态度缓和下来。

赵青山说：“我们挤一挤好了。”

司机没有言语，向车迈了一下头，表示同意。赵青山高兴地对三个姑娘说：

“快上车，快上车。”他让老伴和孩子们挤一挤，把东西挪挪，给三位姑娘让出一块地方。还拿出一块被子给姑娘们盖在腿上。然后自己坐下来把军军抱在怀里。姑娘们高兴地笑了，一口一声地感谢着赵伯伯。

赵青山从姑娘们的口中了解到，她们都是北京一些负责干部的子女，父母为了让孩子们学习一点革命传统，特地把她们送到老区来插队劳动。她们还谈了不少农村新情况，说老区人民生活很苦，并从书包中取出几块糠窝窝让赵青山瞧，说她们拿回北京让他们的父母看看老区人民的生活。赵青山听了姑娘们的叙述心中非常难过，惭愧地说：“过去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，对老区人民关心不够。”

汽车到了红石县，天已经黑了，赵青山让汽车把三个姑娘送到汽车站，又帮她们买了明天的汽车票，看着她们住进了旅店，然后才到县招待所去投宿。

包 袱

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夜里，黄土高原上刮了一场几马老北风，早晨起来，院落、街面上覆盖了一层沙尘、黄土。毛乌素沙漠的沙蓬也被狂风卷来落在墙根、院角。天气变得更加寒冷，灰暗的云层沉甸甸地向下坠着，不是无定河两岸那一个个黄土山头的支撑，兴许天也会塌下来的。河面上结了厚厚的冰层，河流窄的象一条线。夏日里山洪暴发时，河水猛涨，就象一只凶猛的黄龙，咆哮着东冲西闯，河道经常变化不定，自古以来人们就叫它无定河。现在是冬季，河水沉静了，河面上飘浮着的冰凌缓慢地流着。两岸和公路两旁那一排排整齐壮观的柳树，也笼罩在冬季灰蒙蒙的雾气之中。

下放干部赵青山一家大小在红石县招待所住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由县安办的老曹带领着到李家湾村去安家落户。

红石县城距李家湾村有八华里的路程，汽车跑了五里路就不能通行了。它象倾倒一车货物似地将赵青山一家老小和他们的行装，一古脑倒在公路边。然后调转车头，车尾卷一团尘土，扬长而去。忙乱了一阵之后，公路顿时变得异常寂寞。赵青山一路情绪很好，不知咋的，这时却茫然若失地站在路边，心头感到一种说不明白的凄然。

李家湾村坐落在无定河岸边一条拐沟的山脚下，离无定河岸边的公路还有三华里的小道，中间还有一条小河流过。因为小道路面窄，只能通过行人拉架子车。小河上冬季临时搭起的木桥不能通行汽车，只好把他一家老小和他们的行装放在公路边再行转运。

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安置“广大干部”的专门机构——“安置办公室”，配备了几个专职干部，负责安置工作。要做到走时欢送，到时欢迎。既要达到下放的目的，还要使被安置者从心底能体会到新生红色政权的关怀、温暖。县“安办”老曹就是负责这一工作的。他有四十多岁，个儿不高，倒是一个喜乐而热情的人。他没有什么专长，但什么工作也能来两下，所以他自称自己是万金油式的游击干部。他把赵青山一家暂时安置在公路边后，就急忙去通知李家湾大队派车马来迎接新社员。

高兰英穿着那件老羊皮大衣坐在行李卷上等着。几天的长途颠簸使她十分疲困。她头疼、心发慌、呼吸短促，一天要吃几次降压灵、镇静剂，用药物帮助熬过了这长途旅行。剩下二三里路了，总算熬到了目的地，但心中还是感到一片茫然。她想象不到她下半生落脚的那个李家湾，那里的窑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？人情怎样？地理如何？自己能否适应这山沟里的生活？昨晚她在县招待所的窑洞住了一夜，看到那粉白的墙壁、大大的窗户，既干净、又明亮、还温暖，也就打消了她一路上的忧虑。心想：这里的住宿条件倒不错，不足的是天气太冷，风沙太大。两个孩子不知什么是疲倦，不懂什么是忧虑。看到那连绵的山头觉得好玩，看到那长长的流水觉得新鲜，蹦蹦跳跳到河岸上溜冰玩去了。古城有数不